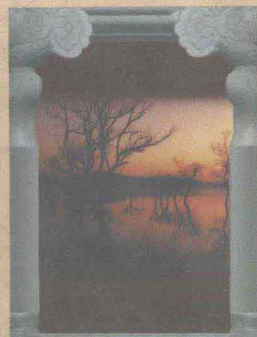


今日中国
诗歌
佳品

风雨中的晴云

FENG YU ZHONG DE QING YUN



艳齐：青年诗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世界名人录》入选者
中国文坛黑马丛书主编
艳齐诗集自1990年问世后
畅销不衰，读者数以几十万计
被评论界称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引人瞩目的收获

艳齐抒情诗集

艳齐抒

集

风雨中的晴云

今日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艳齐抒情诗集/艳齐著.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 11

ISBN 7-5072-0904-0

I. 艳… II. 艳… III. 抒情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623 号

艳齐抒情诗集

*

风雨中的晴云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昌平亭自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2 万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ISBN7-5072-0904-0/I·144

定 价: (全套三册) 46.80 元 本册 15.60 元

出版者的话

艳齐抒情诗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问世,即在中国大陆引起热烈反响,读者广泛,挑剔的诗评界亦盛赞其不失为诗坛上乘佳作。

如今,众多的诗人正悲哀于遭受冷落,而艳齐抒情诗集依然畅销不衰,读者已遍及大陆所有省份,在大洋彼岸亦为许多华人所青睐。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缘于艳齐抒情诗集区别于一般同类作品的独特的艺术色彩,缘于其无所隐讳地坦呈并升华了常人深藏不露的人类真性。这种坦呈与升华,不仅足可以引起我们心底的共鸣,亦对于我们在凡尘间灵魂的超升展示了高层次的理想境界。

做为值得人们永远珍藏的艺术佳品,艳齐抒情诗集,当之无愧。

Publisher's Words

As soon as it came out in the early 1990s, Zhang Yanqi's collection of lyric poetry aroused enthusiastic response among readers on China's mainland. It has a broad readership, and even fastidious critics speak highly of her poems, saying they are excellent works.

Nowadays, while many poets are disheartened at their being left in the cold, Yanqi's collection of lyric poetry sells well all the time. Her readers are found in all provinces on China's mainland, and her poems find favor with many overseas Chinese on the other shore of the Pacific Ocean. This is a u-

nique phenomenon. This is because Yanqi's lyrics have a unique artistic color differing from other works of the same kind, and also because they reveal and sublimate the tru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without any concealment. The revelation and sublimation not only strikes a sympathetic chord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 but also unfolds a lofty realm of ideal for our souls in this mortal world.

Yanqi's collection of lyric poetry is an excellent book deserving people's collecting.

爱

属于它的珍视者

你去用真诚叩它的门吧

它的门会为你而开

走近艳齐

代序

走近艳齐

黄桂元

这个世界进入了近、现代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的情爱景观也随之面目一新。一方面，人们喜欢身着牛仔装、脚踏旅游鞋驱车流连僻静的乡村牧场，沉醉于《廊桥遗梦》般的虚拟童话，寻觅、凭吊“悠悠我心”的古典爱情式的田园境界；一方面，人们又愿意乘摩天巨厦的快速电梯上下翻飞，喝着可乐看着影碟通过手机眉目传情，追求现代爱情节奏的洒脱风度。高科技为人们创造了最便利的生存消费空间和最舒适的物质享受条件，那种刻骨铭心、销魂动魄的爱情却离人们越来越远了，而爱情诗更是成了今日生活近乎奢侈的“遗梦”。

这是物欲亢进的现代人的一个悲哀。

难道不是么？环视我们生活四周，能够爱得昏

天黑地、惊神泣鬼、付出淋淋血泪代价的现代人当然不能说已经绝迹，但不可否认的是，能够呕心沥血、摧肝断肠地苦吟泪颂着消耗生命的爱恋之情的诗人已极为罕见。这是一类品格特殊、气质超俗的活在大情大爱之中的诗人。此类诗人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感动了数代读者的属于上个世纪英国的勃郎宁夫人，一个是活在当代中国诗坛的艳齐先生。

有人称这是诗坛的“艳齐现象”。我则认为，所谓“艳齐现象”的深味不属于或不限于诗坛，其人学意义要大于诗学意义。在现代生活里，他所能做的无法被任何人模仿，写爱情诗只是他活着的一种生存方式。他的生存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也是艳齐人生旅途的一座界碑，不仅别人无法仿制，时过境迁，估计他自己也很难重复，还是应了赫拉克利特说过的那句话：“人不能两次走入同一条河流。”

我曾有机会静下心来，沿着艳齐先生的《人生的蜜月》、《爱无终极》、《梦中玉兰花》、《夏日恋情》、《人性的坦呈》5本诗集的情路历程，做过一番惊魂慑魄、悲喜莫名的精神跋涉。据说这5本诗集中洋洋数以万行的诗句，也只是他所写的爱情诗的一部分。迄今为止，艳齐先生共写过多少首如此的爱情诗？

对于我仍是个谜。不过这并不太重要。诗歌的丰产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我惊悸的是久违了的、今后生活中大约也很难重现的那种阅读震颤,或许可以据此预言,艳齐先生很可能是本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位理想主义爱情诗人。

与许多实验诗人、流行诗人、御用诗人不同的是,诗的功能对于艳齐来说绝不深奥莫测,而是非常单纯又无比神圣的:真正的诗人只相对于爱情才有意义,中国古代诗史中所云“诗言志”、“诗缘情”也只是“言”爱之“志”,“缘”爱之“情”,因而诗不属于形而上命题为已任的哲学论文,而是一个宣释郁结、倾吐痴恋的话语载体。我甚至怀疑,没有那些爱情的风暴席卷,艳齐还会不会成为诗人?或者说,没有诗的特殊疏通功能,艳齐是不是还能坚持着跋涉爱的坎坷人生?或许可以一言以蔽之:爱情成就了诗人的艳齐。

是的,只有诗的载体功能才具有与艳齐爱情等量齐观的地位和价值。散文可情景兼备却不够浓烈,小说可描述严密但有嫌做作,戏剧能起伏跌宕却显得夸张,而诗是最自由、最直接、最真实,也是最浪漫、最传神、最美丽的情感容器,它能够把最深层、最

美妙、最扑朔迷离的爱情信息传导给爱的对方，因而也是最无可替代的。艳齐的诗属于私人行为，初衷本不是写给读者看的。他也不着力去经营诗歌创作的文本建树。从这种意义上，我愿意再强调一次：是超凡脱俗的爱情，使艳齐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尽管这样的磨难过程几乎不堪回首。

艳齐尽管写了数量惊人的情诗，却不是一个滥情的才子。他不是为了创造一项吉尼斯记录才与爱情诗结缘的。他经历了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他的诗里只有一个仅仅属于他的洛神，他是专门为她而殚思竭虑苦心孤旨。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翻滚着痛不欲生的思念与爱恋，而无须闭于家门铺开稿纸，刻意地命题，构思，锤炼意境，推敲词句。爱情把他完全抛掷于诗的状态。诗已经渗透在他的每一细胞，灵感如影随形地与他相伴。他的生存状态就是喷吐熔岩的火山活动期。我想，幸亏有诗这个载体，支撑着他度过了那些炼狱般的苦恋日子。

呼唤之殷。艳齐的许多诗直抒胸臆，殷殷呼唤着心中的恋人。“我爱你也正是因为认定/你站起来/所有高傲的山都会矮下去”（《你说，你在因我流泪》）。爱的感觉使对方变得崇高，为了得到崇高

的爱情,诗人的心理情绪是飘忽的,“我有点像个魔鬼了/我也的确是从地狱中来的/我历经千难而不退/就是为了找到你/与你在共做一种毁灭中共建一个全新的家园”/((《在北归的列车上》)),殷殷呼唤使人仿佛听到了啼血杜鹃的声音。

剖白之切。向恋人剖白复杂、迂曲的心迹构成了艳齐诗的色调,“你的成见是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但从今夜起/我不想列入你失望的名单”(《冬,尚属遥远》),这种热烈的剖白由于揭去了一切饰物而淋漓尽致,而走向了一种对于灵魂的拷问,“我在世人的面前毫无遮掩/正像在你的面前袒裸着/任你用挑剔的眼光审视我的/任何部位/我觉得我是禁得住挑剔的/尽管我的骨架并非匀称/我的肌肉并非发达/但我袒裸出来的/是一个男人最完全的真实”(《10月21日午间》),“但那个时刻他敢断定/所有说爱你的男人都是嫖客/也只有他唯有他/始终保持着对你的崇拜”(《黑夜》),剖白的淋漓尽致之中,爱情的深度赫然呈现于其间。

思念之苦。现代科技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现代咨询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使人们日趋生疏于对思念的体验,而爱情往往是在思念中发育的,“面对我的/是无际无岸的海么/即使是我也不会放弃我的梦

想”(《读你的新作》);有时太深的思念化作了遐想,“在离去的途中/倘若我被突袭的危难拦截/我会让那些未被玷污的羽毛/飘作白雪的 飘向你/覆盖你的孤独”(《白天鹅》),以覆盖恋人的孤独,隐喻一种切肤的思念到了极点。极点的思念便具有了沧桑的意味,“也许你此刻已经走出车厢/已经看到一个困苦不堪的男人/还在强撑着做凝神的瞩望/是的 他已经站成一棵树了/落满夜露的树/那每一枝杈所摇曳的/都是对你的不会枯落的挚情呵”(《迎》);“我知道 这一别天各一方/重逢无期/而我的生命失去你的伴随/将摇曳成山头的枯草”(《我还能见到你么》),这样的思念之树是沧桑的,也是苍劲的。

煎熬之痛。爱而无法终成眷属时,任何焦虑都不足为怪。“我不敢终止这种劳作/我怕一旦终止/我的灵魂浮躁起来/撕碎每一个到来的日子/撕出血/使自己在一种淹没中绝望”(《古城,第一次降雪》);煎熬源于爱的不测和无奈,“电话里,我在听你诉说/——如果有世外桃源/我们一起遁逸吧/可我仍要说:不!”(《窗外雨正寒》);因为他懂得严峻的人生是无法逃避的,“世外的桃源/不是我们命中的归宿/站立于昨日的废墟之上/用手相连 用心相握/……我们会成为这个世界最新美的风景”(《愿》);他可以

用坚定的信念激励恋人，却因有时无力超越困境而格外脆弱，“你这北方的魔鬼/不是有着铁石心肠么/为什么又为什么/在那夜的深处独自止不住地哭泣/天上所有的星星/都曾因你而泪眼模糊呵”（《承受折磨》）。是的，爱情的力量面对森严的世俗社会，并不总是强大的。

挣扎之状。于是，身心挣扎于惊涛骇浪之间就成了一种命运，“许多人都知道我在爱你了/这不再是秘密/唯一还可谓秘密的/你也许想象不出/我曾试图战败我对你的感情/但那个我却在搏杀中无奈地战死了/战死了/我因死而复生 现在/是无条件地向你投诚”（《唯一的秘密》），诗人仿佛经历了一个死亡过程，但一切挣扎并没有结束，就只有求助于佛了，“我深知如此下去/就等于自我毁灭/我不能毁灭/这不仅仅在于恋生/而是因为/我要建造的世界刚刚动土/那是我理想之所在/我毁灭就等于放弃”（《佛，请让我静下心来》），由于无力冲破内心的混沌，只有求助于禅。

无望之殇。当爱的归宿非常模糊时，诗人绝不想把无望情绪带给恋人，“甚至可以/把我所有的遮掩物剥尽/把我赤裸裸钉在十字架上/从一万种角度审问/我为什么要爱你”（《结缆于你的思念》）；一段

时间，艳齐的诗因爱的无望而跌进悲怆的深谷，“爱是一张宣纸/滴上泪 会洇出不逝的苦涩/滴上血，会开出惨烈的杜鹃/没有船渡我超脱于尘界/唯孤独正繁密我情感的花园”（《湖畔》）；去路茫茫，步履维艰，“我们现在还无法结束/继续漂泊的命运/不是我们不想永驻在这岛上/是这岛会因时间的潮水上升而隐没”（《叹》），无望的心绪大大加深了诗的悲剧感。

嫉妒之忍。无望使爱变得迷乱，情绪的颠簸是出于爱的困惑和猜疑，有时诗人的执著之爱升华为宽广的海洋，“你确实是个尤物/你也应该得到/更多更炽烈的爱”（《肯定有许多人都在爱你》），而更多的时候，排他性在吞噬着诗人的心，“我是魔鬼 我的本性不允许我/那样宽容别人继续分享你的温柔/你反抗 我就毁灭你/还将在毁灭中把你重塑”（《女妖》）；爱的疑惑是一种真爱之中的本性，诗人曾试图超越常人的嫉妒，“你的北方的魔鬼/尽管从来没有向谁屈下过双膝/但现在/他想跪倒在你的面前了/用你的手摸摸他的头吧/摸摸他的头/他就会感到/你原谅了他一直不肯放弃的猜疑（《你向我说明了真相》）。在另一首诗里，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凡的忍耐与包容，“即使你前世有孽/也恳请佛不要用衰老惩

罚你/不要让黄昏坠弯你的脊背/不要让冬雪覆盖你的额头/……就请佛全记在我身上吧/——用尽所有的酷刑/折磨我/我愿意为你承受愿意为你承受/愿意为你承受!/我跪/下/了”(《入白马寺大殿》)。无疑,所有的行为皆源于痛彻肺腑的爱情。

对艳齐诗的一切解释,着眼于外在的形式便是着眼于皮毛。他的许多诗不大修饰语言,如同不大修饰自己的感情,但他的感情是自然、真实的,一任滔滔滚滚,莽莽苍苍,因而其诗的形态也自然而真实,毫无为诗而诗的矫情痕迹。深入艳齐诗的内里,就必须进入一个纯洁的、凄厉的、坚强的、透明的灵魂王国和精神世界。爱情的方式往往折射着一个人的文明程度。怎样去爱是一块测试人格、意志和境界的试金石。作为男人,我看到了一面镜子,它照出了包括我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的人性和灵魂的弱点。

浪漫主义爱情文学多见于人类社会的青年时期。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潮流的推进,现实主义主导了世界文学主流,于是“不知老之将至”,我们的社会不再年轻了,人们的生存意识愈发走向务实、规整和理性。但浪漫主义的爱情文学永远标志

走近艳齐

着人类不会衰老。狄德罗说过：“情感淡泊使人平庸。”还说：“情感衰退使杰出的人失色。”能够去爱，是人之所以成为了人的标志，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进步，而不是退化。我相信能够读进去艳齐爱情诗的人，胸间一定搏动着永葆青春、真情与活力的心音。

写于1997年初冬时节

本文作者系《艺术家》杂志社编辑部主任，青年评论家